

Венерин волос

爱神草

〔俄罗斯〕米·希什金 著

吴嘉佑 吴泽霖 译



21世纪年度最佳
外国小说·2005

人民文学出版社

I 512.45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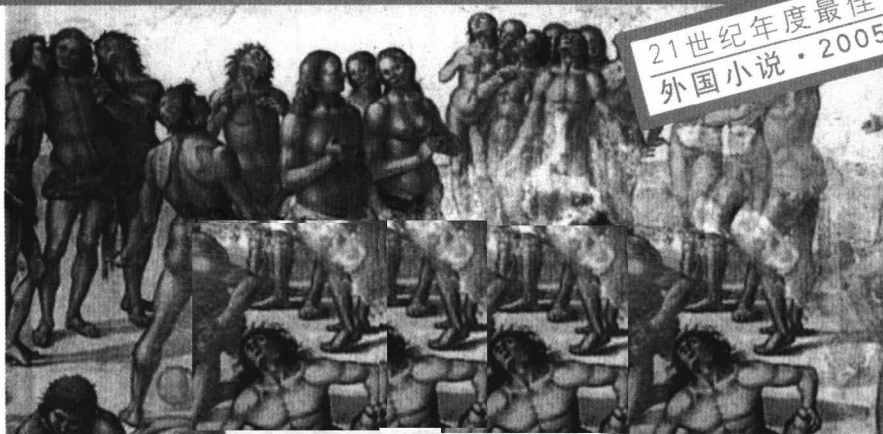
Венерин волос

爱神草

〔俄罗斯〕米·希什金 著

吴嘉佑 吴泽霖 译

21世纪年度最佳
外国小说·2005



人民文学出版社

М. Шишкин
Венерин волос

©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АГРИУС, 200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神草/(俄罗斯)希什金 著;吴嘉佑 吴泽霖 译.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7
(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
ISBN 978 - 7 - 02 - 005927 - 0

I. 爱… II. ①希…②吴…③吴… III. 长篇小说 - 俄罗斯 - 当代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34548 号

责任编辑:张福生 装帧设计:柳 泉
责任校对:王玉川 责任印制:王景林

爱 神 草

Ai Shen Cao

[俄罗斯]米·希什金 著
吴嘉佑 吴泽霖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58 千字 开本 889×1194 毫米 1/32 印张 16.875 插页 2
2007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8000

ISBN 978 - 7 - 02 - 005927 - 0

定价 27.00 元



米·帕·希什金(1961—)

出生于莫斯科。毕业于莫斯科师范学院日耳曼语系。先后当过小学教师，门卫，记者和翻译。1995起举家迁居瑞士。现在移民局任翻译。发表的作品有：《一夜待众人》（1993），获当年《旗》颁发的优秀处女作奖；《俄罗斯瑞士——文化历史旅行指南》（1999），获2000年苏黎世州文学奖；《攻克伊兹梅尔》（1999），获2000年俄罗斯年度优秀小说“布克”奖；《蒙特勒-迈索隆吉翁-阿斯塔波沃，沿着拜伦和托尔斯泰的足迹》（2002），获当年苏黎世年度文学奖，获2005年法国优秀外语图书奖；《爱神草》（2005），获当年俄罗斯“国家畅销书”奖，现被译成法语、意大利语、波兰语、保加利亚语、塞尔维亚语、克罗地亚语及汉语等多种文字。

《亚瑟与乔治》

〔英〕朱利安·巴恩斯

《基列家书》

〔美〕玛里琳·鲁宾逊

《妖魔的狂笑》

〔法〕皮埃尔·贝茹

《爱的怯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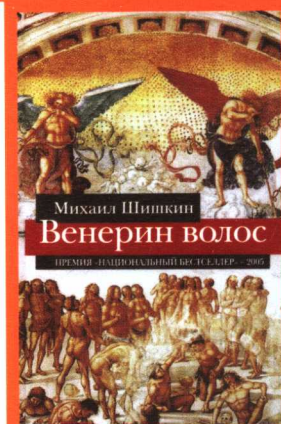
〔德〕威廉·格纳齐诺

《爱神草》

〔俄罗斯〕米·希什金

《蓝色时刻》

〔秘鲁〕阿隆索·奎托



俄文版封面书影

出版说明

评选并出版“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是一项新创的国际文学作品评选活动和出版活动。在世界文学格局中，由中国文学研究机构和文学出版机构为外国当代作家作品评奖、颁奖，并将一年一度进行下去，这是一个首创。因而，当 2001 年度的评选揭晓，6 部当选作品中译本面世时，立即引起了国内外广泛的关注和兴趣。

“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活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及各语种文学研究会(学会)联合举办，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评选委员会由分评选委员会和总评选委员会构成。各语种文学研究会(学会)遴选专家，组成分评选委员会，负责语种对象国作品的初评工作；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及上述各语种文学研究会(学会)委派专家组成总评委会，负责终评工作。每一年度入选作品不得超过 8 部。入选作品的作者将获得总评委会颁发的证书、奖杯，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组成丛书出版，丛书名即为：“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

总评委会认为，入选“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的作品应当是：世界各国每一年度首次出版的长篇小说，具有深厚的社会、历史、文化内涵，有益于人类的进步，能够体现实

出的艺术特色和独特的美学追求,并在一定范围内已经产生较大的影响。

总评委会希望这项活动能够产生这样的意义,即:以中国学者的文学立场和美学视角,对当代外国小说作品进行评价和选择,体现世界文学研究中中国学者的态度,并以科学、谨严和积极进取的精神推进优秀外国小说的译介出版工作,为中外文化的交流做出贡献。

一项新创的事业有了一个好的开端,令我们感到十分欣慰,信心倍增。我们相信,2005 年度的评选活动和 6 部作品的出版,也一定会继续获得成功。而只要我们持之以恒并恪守评选的原则,这项“世纪工程”在整个 21 世纪的进程中必将获得持续的成功。

人民文学出版社

“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委员会

“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
评选委员会

总评选委员会

主 任

聂震宁 黄宝生

委 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叶廷芳 石南征 刘玉山 刘海平
何其莘 陈众议 陆建德 吴岳添 赵德明
聂震宁 黄宝生 管士光 潘凯雄

秘书长

仝保民 刘开华

俄罗斯文学评选委员会

主 任

石南征

委 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石南征 刘文飞 任光宣 吴泽霖 张建华

《爱神草》是一部充满人道主义理想的哲理—心理长篇小说,小说以新颖奇特的叙述形式和结构方式,通过隐喻、象征和写实的结合,神话传说和癫僧式呓语的结合,建构起一个宏大的艺术境界,展现出作者对上一世纪俄国残酷社会生活的认识、对整个人类生存状况的观照,表达了作家对诸如战胜死亡、人的复活、回归上帝、永恒之爱等俄罗斯文学传统主题新的思索。

“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委员会

《Венерин Волос》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собой философско — 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ий роман, насыщенный идеей гуманизма. Используя необыкновенную форму повествования и структурирования, соединив метафоры и символы с реальным рассказом, легендарный сюжет с юродливым бредом, автор создал великолепный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й мир, показал нам жестокую российскую жизнь прошлого столетия и даже статус бытия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 выразил свои новые размышления о таких традиционных вопросах, как победа над смертью, воскресение человека, возвращение к Богу и вечная любовь и т. п.

Жюри Премии

“Лучший зарубежный роман года 21 — ого века”

致中国读者

孩提时常常耳闻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词语。中国一词就令人生畏。我八岁那年,经常听大人们谈论珍宝岛之战,都说这是一场俄国人打不赢的战争。

北京给我的最初直观印象是电视片:人山人海的清一色的红卫兵挥动着语录。我好害怕,因为这是我们的敌人,他们不计其数,狂热而又残暴。

许多年过去了。当年那个苏联已不复存在,当年那个中国也已不复存在,当年那个男孩也已不复存在。他已长大,成了作家,并前来北京参加国际书展,傍晚还去了后海酒吧街溜达了一圈,在琳琅满目的旅游纪念品商店的摊位上发现了那些语录,还是俄文版的。他买了一本。一九六六年的版本。当年该印多少本?几万本?还是几亿本?四十年后,一九六六年问世的这本语录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读者。这位读者在北京市中心湖畔找了一家小饭馆坐下并潜心研读。现在才恍然大悟,为什么这些语录当年在苏联被禁。不就是因为其中所讲的一切实际上与当时苏联各大报纸上登的东西毫无二致。

二〇〇六年的中国令人咋舌。

中国一分为二，一半可比，一半不可比。

城里一条条华美大道纵横交错，一栋栋摩天大楼拔地而起，新型的豪华轿车来来往往，这便是第一天给我的视觉震撼。这是中国吗？然而，又不得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眼前这一未来主义的城市就是今天的北京。面对此景，两手作摊，真不可思议，短短的几年时间，这个国家向未来迈出了巨大的步伐。

随着一天天进入二十一世纪的“大同世界”，那个无与伦比的，独具特色的，独一无二的，真正的中国在全球化的大幕之后日益显得强大而又光彩夺目，任何全球化她也用不着害怕。这是一个文明古国，定能战胜任何“文化”革命并回归自我——寻求人与世界的和谐。

北京给人最强烈的印象是，天坛公园里一位中年人手握长长的毛笔在柏油马路上挥毫泼墨，写下一个个象形文字。这是诗。写到最后一个字时，诗句的开头几个字已在阳光的照射下隐去。这样一个富有诗意的世界，不仅仅是这个国家，而且是整个世界，尽管其中存在恶，教人怎能说不美。因为一个人与生俱来的美属于全人类。

我的长篇小说《爱神草》写的就是这一点，它说的是，这个残酷的、恶魔般的，没有人性的世界，尽管被战争、疾病、绝望与死亡摧残得满目疮痍，但毕竟是美好的。

当有人对我说我的小说“不可译”时，我当然大失所望，每当我与意大利、法国和欧洲其它语种的翻译们谈起时，我都有某种负罪感。如今，我的小说终于译成汉语问世。显然，这大可不必去妒忌译者。恕我说句公道话，当我在写作和寻求用新的方式来描述关键所在的可能性时，我也是有

苦难言。

为什么一种语言不能译成另一种语言,其主要原因在于,词句可译,而读者则不可译。

当然是这么回事。别忘了,使众人疏远的元素何其多:有习性、为人、过去、性别、先辈们的经历、自己的生活经历等等。因此,任何一个词对老人和少年来说都有着别样的理解。

这么说,理解是不可能的?语言成了一堵横在人们中间的墙?翻译也只能是乱中添乱?

不。这是因为,使我们疏远的元素比起使我们亲近的元素微不足道。人类可以比作海洋。海面上是波涛和浪花,这就是我们的语言、为人处世和民族特征的不同点。而人的内心五六公里的深处则是我们共同用爱情和死亡构成一切的空间。

别忘了,作家同样是译者。殊不知,整个文学作品,当然,如果它不是为了追求商业目的,就是翻译。把原文翻译成新的语言,这语言是每一个作家应该创造的,如果他能希望大家都能读懂他所写的作品。最早的原文就是祷告文,这是人用来向上帝祈祷,以表上帝赐予我们生命与爱情、死亡与不朽的感恩之情。

语言也在衰老,一天天变得陈旧,日渐失去自身的神圣本质。于是,这就需要把它们翻译成新的语言。《安娜·卡列尼娜》整个就是一本感恩生命与爱情、死亡与不朽的祷告文,它用新而活的语言写就,这种语言在托尔斯泰之前尚未出现,为使陈旧的祷告文焕然一新,所以,他不得不创造这种语言。

我在小说中也只是试图找到表达那种感恩之情的新

方法。

《爱神草》始于妈妈的日记,这是她在临终前给我的。她从小学一直写到大,写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可怕的斯大林时代,是医生职业、反世界主义者的年代,到处是逮捕、集中营、仇恨、赤贫和告密,可日记中丝毫不见这一切,唯有的是初恋。这让我惊诧不已。日记里有个姑娘,她是上帝派下凡的爱使者。这是她一生的使命。也是上帝的意图。那姑娘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她来到人间就是为了爱。派她下凡来到人间地狱,这不是她的错。她的爱是唯一,她定能战胜她所处的可怕的世界。她的爱是天火,照亮我们这些人间死者所缔造的黑暗中的一片生命绿洲。

我动手写这部小说时已经侨居在苏黎世,当时我听说莫斯科我们家的房子烧了,全家人的宗卷都付之一炬。妈妈的日记也不例外。于是,这本被烧毁的日记给小说提供了开头。

小说中我还写到了一位活了一百岁的著名女歌唱家伊莎贝拉·尤里耶娃,这一百年是整个俄罗斯的可怕而又美好的二十世纪。她走时几乎片纸不留,随身带走了自己的生命。我试图用语言来使她复活。这是一部关于伊莎贝拉、关于我妈妈和所有妇女的长篇,因为爱用各不相同的女人合成一个大写的女人。我的小说就是写一个大写的男人和一个大写的女人的故事。当我们大家相爱时,当那天火照亮我们的生命时,我们大家便成了那一对男女。我的女主人公贝拉不顾一切地,不顾时代和环境的压力,坚守自己爱的权力。她是女性、光明和穿越可怕年代给我们带来的爱

的象征。或许,这个小姑娘就是我们所共有的大救星,就是神力在铲除人的兽性的显现。这正如小舟的平衡状态:一边是仇恨、恐惧和贫穷。另一边则是小姑娘。她的日记也是写爱。要不,这个世界就将倾覆。

对我而言,这部小说最主要的主题就是战胜死亡。同时,这也是一部关于试图战胜时间的长篇。况且只有用词语和爱才能战胜死亡。因此,首先就得激活语言。给语言注入生命活力。这样的话,语言才能创造出没有死亡,战胜死亡的现实。要想战胜死亡,语言是唯一的工具。这是一部关于复活的长篇。“因为世界为语言所缔造,所以我们用语言来恢复”,这是一本经书中所说的。这句话也成了小说的卷首语。

小说主体部分写于瑞士,我已在那里生活了十年之久。我侨居瑞士不属于政治移民。俄罗斯是一个自由之国,其作家定居何国无妨,照样可被视为俄罗斯作家。我是因为家庭情况才侨居国外,我妻子是瑞士人。

变化通常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有利的,可对作家来说变化就显得不可或缺。从一本书到另一本书,必须要有内在的变化,否则,你每写出一本书都是千篇一律。从一个世界迁居到另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这有助于加速变化。离开业已习惯的国度和语言迫使你从各方面审视自身,并会发现更多普通的东西,更好地理解自己,理解自己的国家和自己的语言。

小说中我谈到了自己在难民接待中心任翻译工作:前苏联人来到瑞士并请求避难,我则翻译对他们的采访。那儿人人每讲一个故事都无不惊心动魄。故事说出来还没人

信。他们不信原则。更有甚者,真的,他们居然认为故事是编造的,干脆说,不是发生在这些人身上。于是,人们露出伤疤,伸出残肢,这一切总不能做假吧,不过,他们被打伤致残根本不是因为政治活动,而是因为还不起债。然而,要想了解事情的真相已不可能。那些人将成为编年史。一切尽在细节中,尽在忠实的话语中。语言创造现实并决定命运。

采访变成了最后审判上的审问。寻求避难,这是那些讲述内心最隐秘的,活着的和死去的,这已无关紧要,人们的灵魂漂泊。书中的那些难民将成为那些不顾一切想回到老家的人们的一种隐喻,老家我们大家拥有一个,那就是上帝。这是一个有人爱我们大家的地方。他爱我们甚至绝对不图谢恩。

主人公翻译官的使命是团结一切不可团结的力量。他应当是不同世界之间的友好使者。从一方面看,这是现实,大家都在逃离这个现实,不是因为缺钱,也不是因为有人痛不欲生,有人遭受凌辱,也不是因为有人被错判入狱,而是因为大家都想避难,自救而远离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被死亡所主宰。这个由希律国王所统治的世界就是时间。翻译官应当带领他们走出这个笼罩死亡的世界,奔向另一个没有死亡的,更为现实的世界。为此,小说就是要创造一个言论战胜死亡的现实。

小说的结构非常简单。其中没有情节,但有内在的联系。寻找天堂使之相互渗透。所谓天堂,就是当一个心灵能够理解另一个心灵时,而所有这些问与答,就是尝试心灵之间的对话,尝试寻求一种相互理解。旷野上回荡着心声,人人都在寻找亲朋好友和爱人。历史相互交织在一起,在罗马汇合,并在这个“永恒城”盘成一个结。罗马是文化、艺

术和永恒的一切的象征。

小说讲述的是简单不过的事物,而没有它们生活就会停滞不前。“爱神草”是一种青青草,英文的名称是 *adiantum capillus - veneris*,学名叫铁线蕨,这种植物,在罗马这个昙花一现的古城是一种莠草,而在俄罗斯则是一种室内植物,没有人类的关爱和温暖就养不活。小说中,这种长在“永恒城”之前,今后并将衍生下去的小草将成为生命之神。我早就想写一部反映人类关爱和温暖的小说。写一部没有死亡的小说。这一点路人皆知,但问题是每一个人都应当为自己找到佐证。因此,我也在寻找。

小说的主人公之一,一个一生都被囚禁在孤独之中的人,用勺柄在囚室里的墙上刻出一只小舟,并驾上它驶出监狱。我们每个人都囚禁在自己的生命孤独之中。因此,我们每个人都应当找到逃生之路。于是,作家驾起自己的小说,权当驾着小舟,携带着自己的主人公和读者,朝着等待和爱戴我们大家的方向远航。

作 者

二〇〇六年九月

(吴嘉佑 译)

译者前言

莫斯科短暂的夏天美极了，似乎是为补偿漫长而残忍的严冬。可是我去年的莫斯科之夏却被这本《爱神草》耽误了。

有谁能不顾窗外青天白云、绿树清风的诱惑，宁肯躲进斗室，一任书中那狂僧般语言的轰击，让心灵承受痛苦和激动的颤栗，狂喜和感悟的叹息？我就知道，我遭遇了一本好书，我被击中了，学得任何高妙的批评理论都无法使我解脱，一种无以名状的东西直接逼入我情感的深层。

于是，我决意尽早让中国读者也知道这本书。

而待到人家问我，这么好的书，讲的是什么故事呢？我竟一时语塞了。只记得小说始于一名在瑞士收容原苏联难民的机构工作的译员。通过他参与的一问一答，记述一支源源不断来自原苏联的受尽煎熬痛苦的人，躲避迫害灾难的人，精神病人，说谎者等各色人的大军，他们渴望着挣出自己残酷的祖国而进入瑞士“天堂”，为此讲述着自己和别人的残酷的故事，徒然而执着地做着逃出现实、挤入幻想天堂的一切尝试。这种一问一答逐渐变幻成对历史和现实中各种残酷的故事、对神话和传说的讲述和议论，其间穿插着译员生活遭遇的描述和他给一个遥远岛国上的“亲爱的纳